

随笔

## 看壶口彩虹

李辉

已是夜晚。浓重夜色掩映着陕北高原，延安地区的公路却依然醒着。

未到延安，想象中的这片黄土高原，色彩是单调而乏味的：山峦裸露，黄沙阵阵，树少得可怜，风也显得寂寞冷清。在穿越富县、宜川县一带的林场时，我惊奇地发现，面前呈现的简直就是一幅色彩斑斓的油画。如果不是亲眼见到，如果不是亲耳听到延安人的介绍，真不敢相信，延安的绿化覆盖率已经达到了50%以上。延安市区自不必说，原本裸露的山坡，早已树木葱葱。就是驱车乡间，也随处可见草地与山林。白桦林，桉树丛，挺立的白杨，叫不上名字的灌木，由山底至山顶，红的黄的绿的树叶渐次铺展，一片片，一团团，一点点，或深或浅，或浓或淡，在阳光下，漫溢着秋天的韵味。

果园散布在山川之间。正是苹果和柿子成熟收获的季节。通红的是苹果，黄澄澄的是柿子，悬挂在树枝上非常醒目，有了它们，秋天的景象变得尤为鲜活、生动。苹果红了一条条山川。公路两旁，农民摆放着刚刚采摘下来的水果等候出售。红彤彤的苹果装满一箱又一箱，而路旁的果园里，枝叶丛里仍露出星星点点的红色。

黄河流量开始减少。但对于观看壶口瀑布来说，这却是一个不错的时机。

你可以走近它。壶口瀑布在延安的宜川县与山西省的交界处，东岸是山西，西岸是陕西。我是从延安一方朝壶口走去。渐渐，阵阵隐雷滚来。远处看上去平缓宽阔的河水，在这里一下子被挤得只有几十米左右宽，浑浊的河水，突然间变得迅疾而汹涌，跌下几十米深的峡谷，沿着十里峡谷朝下涌去，然后才又在宽阔河床上舒展开去。难得古人起了“壶口”这样一个极为贴切的名字。站在这里，真有千里黄河一壶收的感觉。瀑布奔涌而下，在峡谷里腾起，一团团水雾弥漫其间。每间隔一两分钟，会有一道水雾飞溅而起，越过游人头顶，从峡谷直冲云天。河水浑黄，飞溅而起的水雾也显得发黄，可是，正是这种浑黄，才使壶口瀑布不像南方瀑布那样纤细秀丽，而另显其雄浑厚重。九曲黄河，似乎在这里，才将自己生生不息的生命力全然表现出来。它呼啸，它飞腾，它以排山倒海之势在天地间吟唱一曲壮歌。听说洗星海当年就是在这里凝望瀑布，才获得创作《黄河大合唱》的灵感。我相信这一点。

在震耳欲聋的轰鸣声中，我惊奇地发现，一道彩虹浮现于瀑布之上。我第一次如此之近地看到彩虹。它就在我的身旁浮现，仿佛伸出手就可以挽住它。这是下午3时，阳光斜照于腾起的水雾，便形成了彩虹。当地人告诉我，一般在早上和下午才能看到。当瀑布飞溅而起的水珠跃上天空与阳光交融时，彩虹依然在下方闪动。时而可以看到上半圆，但仅仅是隐隐约约的彩色斑块在闪动，越到下方，彩虹越加清晰。

因为有了彩虹，秋天的壶口瀑布，雄浑里顿时又多了一份飘逸。



田树葵 作

心语

## 书房散记

吴国荣

对于一个文人来说，莫过于把书架、书柜和书房的打造，作为自己向往文化的一种标志。我说的文人，并不表明自己就是文化人、有专业高度的人，或能读懂弄通儒学道统的人，只不过是一辈子和文化及文化工作打交道而已。

我一直都在梦想着有一个独立的书房。高中毕业后的上世纪70年代初，我窝在农村，除了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外，还身临其境，写写画画，在文化贫瘠的土地上播种着希望。于是和村里比我年龄大的、乡村教师、北京知青以及返乡的“老三届”厮混切磋，晴耕雨读。其间，我就让村里会做木匠活的朋友，用边角料，或是当时在家里搜寻的木板，给我做了一个书架。书架长约40厘米，高近30厘米，共二层，底下一层可放大32开本的书，上边一层没有顶，可以放一些参差不齐的书籍。书架粗砺而又稚拙，又很袖珍，但我感到很荣幸很自豪。

对图书的追求，是上了中专上大学至毕业分配住单身宿舍。此时的书籍积累，只能是用纸箱子做计量单位。每搬一处，床下面就塞满了这些纸箱子。后来，在宣传文化部门工作，多有著书立说、美术书法创作结集出版者，过一段时间就有熟悉的朋友送来自己的新书。书越积累越多，纸箱子在床下已放不下，于是就就在宿舍墙跟前堆了起来。

收藏书籍是个过程，人的生存环境改善也是个过程。后来我就分了单元房，但卧室只有两间。那时孩子小，我们共同住一间，把另一间作为书房。书房首先是要做书柜，量体裁衣就只能做两个，其次还要放沙发，还要放桌子，还要放一张单人床。这样安排下来，纸箱子的书只能放三分之一。过了几年，单位又给我调整了一套房子，面积是比以前的稍大了一些，但格局差不多，还是两间卧室。也无法在书房再添新的书柜。

十多年前，我又分到了一套四室两厅的房子。机会来得迟了一点，但对书房的打造却有了比较充分的条件。整个新房装修我并没有操心，唯只有在书房的打理工上自己直接设计构想。改了房门的位置，量好房间顶天立地的尺寸，专门定做了三面墙的书柜。这才将大部分的书籍摆放上。比如《二十五史》《资治通鉴》《中国通史》（白寿彝主编）《世界通史》《鲁迅全集》《大不列颠百科全书》和大量的书法集子。

我终于有了自己独立的书房。所谓独立，就是完全由我坐拥，完全由我支配。书房里的书香墨韵，就像田野里庄稼的清香，熏陶着心灵绿洲。书房里的清新静谧，就像故乡月夜的庭院，开启着孩童的心智。书房里的文化碰撞，就像是收获时节的兴奋激越，归结为美美与共的丰硕果实。我把书房作为人生的驿站，工作之余、劳累之后，便在这里坐享孤独、寻古探幽。也曾将自己牙牙学语的孙辈领到我的书房玩耍启蒙，教一教朱子家训，学几句唐诗宋词。更多的是在我的书房领地，独自沉浸于竹林扶疏、鸟语花香的岁月。

不管有没有书房，现在阅读纸质文字的人不多了，老老少少一个手机，从早看到晚。甚至团队开会、线上教学、远程诊断等，这些都加快了生活节奏，提高了工作效率。但对读书人来说，两相比较谁优谁劣，或者各有千秋，但纸质读物的存在价值到底还有多大，实在让人难以评说。对我来说，就自家书房的书，现在也很少翻看了。至于子孙辈则根本不予顾及。不管名著经典，还是专业参考，甚至连过去翻的不怎么整齐的工具书，也都静静地躺在那里，十年八年无人问津。我曾淘汰过一些没有收藏价值的书籍，舍不得扔，也舍不得卖废纸，远路迢迢拉回常年无人居住的老家，放在专门新购置的两个大书柜里，满足我当年连一小书架的书都放不满的孱弱心理。我每年探亲似的回一二次老家，只能让那些在城市陪了我几十年的故旧书籍，固守在老家宅院给我看守门户。

我说书房的尴尬，只是说书房里的书籍没有了当年尊贵的地位，而书房本身应该还是一片神圣的净土。博尔赫斯说：如果有天堂，那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。图书馆太大，书房足以抚慰我们的心灵。不然每过两年，我便出版一本能自我满足的书，这都是在书房里来操持。我积攒了一辈子的书籍，不管是经典的，还是通俗的；有参考价值的，还是应时景景的，该如何处理，成为我的心结。显然在子女们的眼中，这些书籍、收藏大部分弃之可惜，留则无用。送亲戚朋友，又有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”的古训。携夫人到旧书市场摆摊，又羞于费时磨嘴。人到年老万事休，却有烦事罩心头。

心有所感，终有一得。虽然我对书房的终结多有心病，但现在还不至于到了结的阶段，还可以和我几十年收藏的图书同枕共眠，还能在我的书房享受天堂般的美妙。至于将来，我可以把这些有生命的书籍捐献给图书馆，或捐给我老家的图书室，何乐而不为呢！

纪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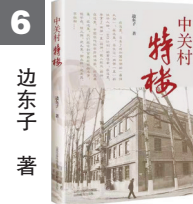
这本无可厚非，谁不希望自己的学科能为祖国多做贡献呢？谁不盼望自己研究的项目能早日登上世界科学的巅峰呢？可那时的中国家底薄，不可能满足所有科学家的希望，必须集中有限的资金和人力，首先发展最急需的学科和项目。为此，由深孚众望的12位科学家成立了一个“综合组”，对堆积如山的建议和意见做出取舍，而综合组的组长就是钱学森。这个规划列入了56个项目，还特别对6个最重要的项目，即原子能、导弹、电子计算机、半导体、无线电电子和自动化技术采取了加速发展的紧急措施。

在制定《十二年科学规划》时，电子计算机远没有今天这样普及，甚至

在中国科学界，许多人对它也不甚了解。而在苏联，当时还有人说是资产阶级科学，是要否定人的作用。因此，在规划中，电子计算机摆在什么样的地位，就成了有争议的问题。为此钱学森专门讲解了电子计算机的功能、原理和结构，尤其是未来的作用。这个项目才最终被列入规划。仅仅两三年，我国就造出了大型数字式电子计算机和模拟式电子计算机，为我国的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，尤其是“两弹一星”的研制建立了奇功。今天回首往事，应当感谢钱学森和当初制定规划的科学家们，如果不是他们的远见和坚持，不知中国将怎样面对今天的世界！

在制定《十二年科学规划》时，如何加强我国的

山西教育出版社



《中关村特楼》节选

空中防御与打击力量，成了争论的焦点。有些人认为，应当全力发展飞机。因为人们对导弹有种高不可攀的感觉。认为中国科技和工业水平差，导弹是“高、精、尖”的玩意儿，中国玩不起！可是钱学森告诉大家，导弹并不神秘，中国应该发展导弹，无论是攻击还是防御，导弹的性能比飞机高得多。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

《红色银行》节选

住在太原城里的刘象庚带着一家人辗转逃到碛口，然后搭乘一条北上的商船向黑峪口方向走来。

刘象庚一家人坐在一个仄逼的船舱里。刘象庚有两位夫人，大夫人上了年纪一直呆在十六窑院，二夫人李云年纪小一些，跟着刘象庚走南闯北。船舱里能坐两排人，

刘象庚抱着小外甥陈原坐在一边，夫人李云抱着小儿子刘易成坐在另一边，三女儿刘汝芬伏在李云腿上。颠簸了一路，三个孩子都睡着了。刘象庚把小外甥陈原轻轻放下，然后拿块毯子盖在孩子身上，弯着腰钻出船篷。他站在船头上望着前面莽莽苍苍的黄河水。

刘象庚五十多岁，又瘦又高的个子，黑黑的脸上架着一副白色眼镜。由于瘦脸上是皱纹，给人一副饱经沧桑的感觉。最特别的是他眼镜后面那双熠熠发光的眼睛，眼睛不大但特别有神，透露着主人公经历世事后的睿智、威严和非凡。刘象庚穿着一袭灰色的薄棉长褂，褂子显然已经旧了，袖口上也有几

处打着补丁的地方，脖子围着李云给他用红毛线编织的围巾。站在船头上的刘象庚心事重重，眼睛里透露的也是对未来的无限担忧。

在黑峪口刘象庚家可是有名的富户。其实刘象庚的祖上也是贫苦人家，一直到了刘象庚曾祖父这一代，刘家才逐渐发达起来。刘象庚的曾祖父精明能干，加之刘象庚的曾祖母也是里里外外一把手，日子很快有了起色。先是做起烧饼生意。黑峪口客商云集，往来的船队也多，刘象庚的曾祖父就在镇子上卖烧饼。刘家的烧饼不仅货真价实，而且免费提供大碗茶水，船工们全跑到刘象庚曾祖父开的烧饼铺里。

小说

连载